

我的童軍微旅行筆記—文化觀點的反思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退休教授 呂建政

在人生中，可以做可以思考的事很多，但只有少數幾件事，你會做得比較久，也想得比較細。做得久，表示你一直是愛它的；想得細，表示你期望它越來越好。對於我而言，童軍與我有緣，是我做得較久也想得較細的事。那麼，我在童軍裡做些什麼？又想些什麼呢？就我的觀察，童軍做的事主要有三件：團體生活、行善服務、發展自我興趣，而團體生活的實踐又有兩個主要形式，那就是露營與旅行。在這兩種形式中，我選擇以旅行作為意象，來代表我在童軍裡做的事，這件事就叫做「我的童軍微旅行」，因為我的旅行範圍太有限了，甚至很多時候，因為沒有經費，就只能在文字上神遊，所以只可稱作是「微旅行」。至於我在微旅行的過程中想些什麼呢？這就是接下來我想跟您分享的。不過，我把對童軍的各種想法，在整體上稱為「文化觀點的反思」，換言之，我主要是在想「童軍在文化上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以及「童軍本身擁有多少自己的文化？」

文化這個概念要怎麼解讀呢？已有許多學術專書在探討，或去博客來買本「文化理論與通俗文化導論」(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An Introduction)來讀讀，應該會有些發。不過，我的高中同班同學吳祥輝，在他2007年所出版的「驚歎愛爾蘭」一書中，從178頁到186頁用了「生活就是文化」以及「文化從未靜止」這兩個小標題來說明他的文化觀，並主張「文化的趣味在欣賞不同，文化的滋養在吸納異種，文化的成長在學習不懂」，我覺得他的文化觀點與主張，寫來既簡明也鮮活。

然而，最震撼我的文化概念是我1990年在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因為修了 Dr. Gary Chick 所開的課「休閒與文化」(Leisure and Culture)才得到的。他一方面主張，

休閒是一種用以傳情達意的「表達性文化」(expressive culture)，另一方面他認為「文化是某一個特定社會所擁有的資訊總體」。這些資訊分別儲存在人與傳播媒體上，人走了或某些資訊在傳播媒體上不再存在了，也就意味某些文化消失了。這個文化概念大大的啟發了我，使我對童軍可以採取文化觀點的觀察，例如，我觀察到我國童軍的「劈柴與用三根火柴」來「生火斷繩」的文化或已消失。這種「視文化為資訊總體」的概念，最大的優點是可量化地進行客觀描述。例如，假設有100個童軍團在過去一年的活動中，經由實證調查，只有5個童軍團辦過「生火斷繩」的活動，我們就可以如實地說，只有百分之五的童軍團具備有關「生火斷繩」的經驗與資訊(文化)，但這樣的調查結果只是描述現象，它並不企圖去論述這樣的現象是好或是不好，頂多是留意到這種現象的人，會有他自己的價值觀，來決定他要採取的行動，例如，「算了吧，生火斷繩，太落伍了，去攀樹還差不多」或是「生火斷繩，我好懷念喔！如果大家都不做這個活動，我至少要拍一個紀錄片或用深度書寫的方式來保存這個童軍活動的歷史」。

「一日童軍，一世童軍」的信念—Once a Scout, always a Scout—是一種即使你已不再穿著童軍制服時，你仍然會持守著童軍精神的信念。如果這種詮釋「一日童軍，一世童軍」的說法成立，那麼，「童軍精神」的內涵及蘊育過程，就很值得去敘說，而這些敘說將會成為童軍的無形文化資產。當然，這樣的信念，也會鼓舞不少夥伴能夠始終履行正式登記，並穿著童軍制服，以義務服務員的身份，在第一線的童軍團直接為青少年服務，或在第二線的各級童軍組織支持童軍運動。如果，這些童軍夥伴長期服務的事實能被統計，他們的故事能被採訪報導或自行書

寫，那麼，這些統計、採訪報導或自行書寫的彙編與發表，也將成為童軍的無形文化資產。

如果你在Google上鍵入「美國童軍博物館」，第一個蹦出來的就是由參與ICSP（美國童子軍夏令營國際輔導員計劃）的張方瑄伙伴，在2016年3月23日上傳的文章「此生必去！一窺令人驚艷的美國童軍博物館」。她寫道「博物館是大文化的縮影，……（博物館週末都有專科章課程呢！）方瑄伙伴的文采極好，值得你閱讀全文，她也說出了我過去曾經感受過的心聲。她的文中還提到Norman Rockwell這位童軍藝術家，並說「曾在設計團內活動品時參考過他的作品呢！」。說到ICSP，國內有很多羅浮曾去過，我在1983年也曾去過加州北部的Camp Marin Sierra，並隨後在童軍月刊發表服務心得。此外，這個營地也曾經由台灣師大公領所碩士曾唐鋒，在修我的課「各國童軍運動研究」時，做過專題研究，並發表在童軍月刊上。說到Norman Rockwell，我也曾透過我的碩士論文指導教授黃政傑博士，在1987年所帶給我的一本慶祝美國童軍75周年的專書中，認識到這位童軍藝術家，並曾在童軍月刊上專文介紹Norman Rockwell。後來在1993年，我於美國聖路易美術館發現了報導Norman Rockwell的錄影帶，當即買下，並帶回課堂與學生分享。這錄影帶中有一段內容是，Norman Rockwell曾說過，他只選擇溫馨美好的主題來畫，他不畫苦難，因為人生的苦難已太多了。這話對我來說，也別具童軍意味，因為我在我的書「國民中學童軍教育課程研究」的自序中也提過類似的概念，整體而言，童軍是個（進步主義教育的）天使與（政治介入操控的）魔鬼的混合體，但即使如此，個別的穿著一身制服的童軍卻又常那麼真誠，那麼熱情的邀請你來享受自然，享受友誼。我想，許多童軍也作出了選擇，他們選擇童軍的教育天使面來看待，用正面的能量來包容負面的影響。

也許，應該來談一談，我的童軍微旅行是怎麼開始的呢？這樣的開始又代表什麼樣的意義？

而每一個童軍人的旅行又有什麼樣的故事呢？說來，我的童軍微旅行是在一個特別的時代背景中展開的。我是九年義務教育制度下，國民中學第一屆的學生，而我國的國中是民國57年開始辦理的，距離今年民國107年恰好是五十年。國中的開辦意味著，那個時代的小學生「惡補」現象宣告結束，但我當時反覆練習的「種樹問題」、「流水問題」、「雞兔同籠問題」等算術卻印象深刻。現在我之所以提「惡補」這件事，主要是要說明，現在六十歲以下的人，應已不知道惡補為何物，換言之，惡補的「文化」消失了，惡補的「資訊」只能在故紙堆中尋找。

我的童軍微旅行就是在國中二年級時開始的，原因是有一天學校的管理組長把我找過去，要我去當時台北縣的樹林水源地，接受童軍小隊長訓練。其實，那時學校並沒有童軍團，我既不是童軍，更不是童軍小隊長，現在，我姑且把這種情形的童軍稱為應付上級要求的「任務型童軍」，或也許是那位管理組長愛護我，讓以童軍的名義出去見見世面。現在回想起來，有三件事令我印象深刻，一個是用氣球來做「推鉛球」的趣味遊戲，第二個是小隊炊事箱，上頭印著「五峰」國中的名字，第三個就是去「樹林酒廠」參觀，那濕熱的紅露酒廠房和酒糟的氣味，一直到現在我都不會忘記。總之，我生平的第一次童軍微旅行就是這樣開始的，我要藉此機會，向當時距今約五十年前的愛心童軍服務員獻上我的敬意與謝意，你們給了我美好的少年時光。

在我的印象中，世界童軍總部在1970年代出版過一本英文版的介紹各國童軍的書，內容包括各國的童軍簡史、童軍誓詞、童軍年齡階段、童軍進程名稱、童軍人口等等。這本書開了我對童軍運動的國際視野，使我獲得各國成立或接納童軍運動的年代順序，讓我好奇是什麼樣的因素影響各國童軍運動的開展。各國的童軍誓詞也是很值得去瞭解的，不過有趣的是，在當時的版本中，我國的童軍誓詞是用羅馬拼音的方式呈現的，我不太瞭解為什麼會如此，但這凸顯了

焦點話題 >>>

一個翻譯上的問題，那就是各國的童軍誓詞經過翻譯後，能傳達多少其中難以言喻的文化政治意義呢？還有，各國的各年齡階段童軍的進程名稱也是饒富文化意涵，例如各國的童子軍在初級、中級、高級這三級之後，其命名方式往往會反映各國文化意識，例如，我國為獅級、長城級、國花級，美國為星（Star）級、生活（Life）級、鷹（Eagle）級，日本則只分為四級，其最高級為菊級。此外，各國童軍人口佔該國青少年人口數的百分比，根據我的印象，當時的記載是在2%-3%之間，這真是一個令我到現在還印象深刻的統計報導，真希望還能知道現在各國童軍人口的比例，因為我很好奇，在多元文化或生物多樣性的觀點下，童軍人口到底可以成長到什麼樣的比例。總之，童軍一個作為二十世紀的時空產物，而現在的世界童軍總部網站也宣稱，童軍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教育性青年運動（Scouting - The World's Educational Youth Movement），這使我想起來，前面所提的書中，還有許多漫畫插畫，其中有幅二格式漫畫，第一格畫著童軍們在野外奔跑活動的情形，格子底端寫著Scouting is a game（童軍是一個遊戲），第二格畫著一個童軍服務員狀似苦惱的坐在桌子前，右手扶著前額，桌上堆滿一疊高過頭部的文件，格子底端寫著Scouting is NOT a game（童軍不是一個遊戲）。這真是一幅幽默的「一個世界，兩樣情」的童軍漫畫。

在民國六十八年我國開放國人出國觀光之前，參與國際童軍活動是當時出國的特殊管道，這反映了我國童軍總會在當時的準官方的地位，直到民國七十九年中國童子軍總會完成了社團法人登記，成為人民團體。我也恰好是民國六十八年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訓育學系童軍教育組結業，然後分發至台北市明德國民中學實習服務。就我的童軍微旅行而言，在大學就讀童軍教育組的過程，就好像是旅行前的準備階段，然而，也就在這個階段，我開始意識到我國童軍的特殊問題，那就是社會童軍運動與學校童軍教育

的分野，但這並未引起我很大的不安，不過，我留意到，童軍要作為大學中的一個學術領域，在當時的條件下，確實有些單薄，因為不管是童軍總會或是學術機構，其可供研讀的出版品真的很少。然而，從反思的觀點來看，童軍文化的累積與創造，除了需要實踐，也需要研究，特別是基礎研究，如此，童軍作為一個社會資產，才能更為社會所瞭解與支持。話說童軍的研究之所以缺乏，曾有個似幽默實心酸的解釋，這個解釋來自一本1982年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的前言，論文的題目是 Scouting: An adaptable nonformal education alternative to promote development among Chilean youth，作者是來自智利童軍總會 Luis Eduardo Gonzalez，他說，童軍人也許太忙於辦活動了，沒有時間做研究。

在我的童軍微旅行過程中，我有幸看到二個美麗的童軍文化風景，第一個是2012年由中華民國童軍總會所出版的「中華民國童軍一百年系列叢書」，由時任理事長的趙守博博士以「為童軍一百年的發展留下寶貴的史料、記錄與論述」為題撰寫序言，系列叢書其中一本是「中華民國童軍創始100年學術論文集」，該書是由時任秘書長的謝政諭博士主編，這本學術論文集的內容擊畫完備，共計有五篇，其第一篇為「童軍運動的精神與品格素養」，第二篇為「童軍活動與服務學習」，第三篇為「童軍活動與青少年發展」，第四篇為「童軍、網路與社區」，第五篇為「童軍運動的全球視野」，我認為這些作品是童軍心靈的花朵，而這些花朵就是我所遇見的第二个美麗的童軍文化風景，這些童軍文化風景中，有些是由以童軍為主題的碩博士論文所構成的，而根據陳麗敏博士與我共同撰寫的研究報告「童軍研究之回顧與展望」，從1912年到2011年，經特定學術資料網的搜尋，發現國內以及國外以英文撰寫的碩博士共有165篇，國外（以美國為主）的童軍論文，共有100篇，其中又以博士論文為主，共74篇，而我國第一本以童軍為主題的碩士

論文於民國46年，由吳兆棠博士指導，黃椿年先生所撰寫的「初級中學學校實施童子軍教育之研究」，其後經過31年，才於民國77年有第二本童軍碩士論文的出現。總的來說，國內的童軍碩博士論文，截至2011年，共有65篇，陳麗敏博士針對這65篇加以分析，發現這些論文的「研究場域以學校脈絡為主，欠缺社會場域」、「研究焦點以教師與國中小為主，欠缺理論思想」、「研究方法偏向問卷調查，忽略多元研究方法」，同時，也指出「國外研究將童軍活動作為分析國家政治，社會文化、歷史發展、性別意識之重要參考文獻，國內研究在此方面著墨較少」。總之，童軍需要在「做中學」後，也需要「學中做」，不過，我認為「學中做」的「做」，是指要更進一步的，做反思、做批判、做紀錄、做書寫，如此，童軍才能推陳出新、鞏固實踐成果，才能開出美麗的童軍文化花朵。當然，目前已開放的童軍文化花朵也正等著您呢，就請買個門票入園漫步觀賞吧！

在我過去的旅程裡有好些童軍書籍陪著我，那些書中寫著「童軍創始的目的是為了挽救大英帝國的衰頹」，又寫著「我知道你是愛國的，那就加入童軍吧」，或寫著「童軍被要求改善自我，但從未被鼓勵去批判社會」，或寫著「童軍是中產階級在焦慮狀態下的產物」，或寫著「童軍是一所品格工廠」，又寫著「童軍以戶外活動為糖衣，訓練溫馴服從的公民」等等，我也讀過納吉博士所寫的「兩億五千萬童子軍」，他說童軍有兩派，一派是歐洲的理念派，一派是美國的實用派。我知道這些對童軍運動的評論，所表達的只限於某些特定時空（例如，二十世紀初期），但這些看似充滿挑戰意味的評論，並非毫無益處，舉例來說，看來不該有任何疑義的童軍銘言「準備」（Be Prepared），在經過「為何準備？為戰爭而準備嗎？」（Be prepared for what? Prepared for war?）的追問後，世界童軍總部終於在近年提出「Prepared for Life」（為生活與生命而準備）的口號來為童軍活動

定調，同時也提倡「和平使者計劃」（MoP，Messengers of Peace），這些或可彰顯對話的良性互動，也顯示童軍試圖重塑其公共意象，建立更貼近社會，更貼近教育的新品牌。

許多熱心童軍的夥伴，有時會感嘆童軍不被重視或不被理解，但我認為這與童軍缺乏足夠的文化產品有關，例如，我國童軍到目前為止，還缺乏一本官方的童軍手冊，以作為童軍進行自我學習的架構與記錄，這不僅使童軍缺乏閱讀的心靈陶冶，也使一般公眾無法來解童軍活動的整體計劃與內容，從而以刻板印象來看待童軍。針對這個現象，劉懿瑩在2011年完成了一項「美國童子軍手冊內容之研究」，其研究以1911年第一版到2009年第12版的美國童軍手冊為研究對象，此一基礎研究的成果應可作為編輯我國童軍手冊，我真希望官方能組織一個團隊，並用約120-150萬的資金來完成這個具歷史意義的童軍文化產品。此外，根據我在1983年擔任美國童軍夏令營輔導員的經驗，我認為童軍除了需要自己的營地之外，更重要的是還要有營地課程，這種營地課程也應算作是文化產品，例如，美國童軍夏令營以童軍專科章考驗為主，而每一個專科章考驗都以一本專科章（學習）手冊為依據來辦理。良好的童軍營地，不應該是只有基本生活設施的陽春營地，更要有主題性的課程與輔導員，這樣才能落實童軍的學習深度，並在社會上建立良好的口碑。總之，我的童軍微旅行還將繼續，希望能遇見許多志同道合的夥伴，能認同童軍在文化保存與文化創新的功能，並共同努力使童軍本身的文化更為豐富也更為有趣。

參考文獻（略）